# 小保姆，我的性工具

我叫陈民，一家电信设备供货商的销售部副经理，我的楼下住的是三月份从厦门刚搬来的公司特招的研发部的徐姓工程师，她老婆来了之后生了一个小孩，他们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小保姆。

一个小保姆，他们都叫她小惠，去得久了，我也叫她小惠了。这个小保姆是他们从厦门带过来的，据说她的家乡在闽西，很穷的地方，高中时候成绩很好，无奈没有钱交将来上大学的学费，只有先出来工作几年。就这样，被人介绍到了徐家当保姆，每个月有４５０块钱的工资，包吃住，徐家也经常拿一些旧衣服之类的送给她，所以她在徐家工作的还是很勤快。

６月中旬，老徐孩子满一百天，而且新产品的研发已经结束，只等测试期一过，就可以推给运营商了，公司特别奖励了老徐３０天的带薪长假，老总还自己掏腰包买了去马尔代夫的机票送给他们夫妇。老徐跟老婆还有孩子去马尔代夫过长假去了，他家就只剩下那个福建带来的小保姆小惠，因为熟人的熟人找的，再加上小惠在他家服务了大半年的表现，所以他们很放心把偌大一个房子交给小惠打理，临走的时候给了他７００块钱做伙食费，并且托我在小惠遇到不能处理的事情时代替他们来处理一下。

转眼间已经过了半个月了，已经是七月初，天气相当的炎热，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非常闷热，看样子就快要下暴雨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写销售文档，突然电话响了，当时已经快１１点钟了，很少有人这么晚来电的，我一看号码，是老徐家的号码，我以为他们夫妇回来了，就把电话接起来，里面一个女孩子操着不是很地道的普通话很紧张的说道：“陈大哥，我……我是小惠……，我们家出事了，您快过来一下吧！”

我连忙安慰她道：“小惠啊！发生了什么事，你慢慢说。”

“我也不知道，我一开热水器，家里的灯泡就不亮了，而且厨房里面不知道哪冒出来的烟……”她慌忙答道。

一定是电器短路了，这小保姆不懂用电，要是出了什么问题还真是危险啊，我赶紧说：“好，我马上下来，你不要去碰任何东西，听到没有？”

我赶紧从备用楼梯下到他们所住的１５楼，小惠已经一脸焦急地站在门口等我了，我二话不说，走进去，屋子里面黑区区的，只隐约看见从厨房那边飘来一些烟雾，而且带着塑料的焦臭。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以后，原来是热水器的锅炉引发了总闸跳闸，这种事情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可能是墙上的那个插座是劣质插座的原因吧，已经烧的焦黑了，我把热水器换了一个动力电插座，从新合上了总闸和各个分闸，房子里面又亮了起来。引发了小惠一阵欢呼，转过偷来看她，才发现被刚才突发的变故已经吓得满脸泪水了，看见我以异样的眼光在看她，她赶紧擦去泪水，跑去厨房给我倒了一杯热茶，招呼我坐下休息。我本来晚上从来不喝茶的，但是看见她那么热情，我也不好拒绝。

正把他们家的电视打开，准备翻一个频道看看的时候，听到“呀！”的一声尖叫，紧接着一声清脆的玻璃碎裂的声音，我知道是小惠又搞砸事情了。走过去一看，发现老徐平时用来款待客人喝酒用的三只意大利水晶杯摔碎在地上，保姆小惠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上次在老徐家喝酒的时候老徐的爱人还很自豪的宣称这套水晶杯是老徐的丈人花１０００美金在美国买的给他们俩结婚的礼物，小惠当时也在场，可能她对美金没有概念，但是应该知道很值钱吧。

我问：“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小惠给我倒了茶以后，把茶叶筒放回橱柜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放酒杯的盘子下面有块布，那个橱柜又很高，她只有一米五五，根本看不见橱柜的里面还有那个放杯子的盘子，一拉那块布，居然把盘子拖出来了。小惠呆呆的看着我，刚刚才收回去的眼泪又全部涌了出来，她还是个孩子，这么贵的东西打烂了，不要说当保姆的工资了，恐怕她还要借很多钱才能还得起，何况她家里还要养比她小的几子妹，根本没有能力来偿还这笔钱。

其实水晶杯这里也不是没有，前阵子我逛商店的时候看见过一样的，要卖一万多，就算是这样她也没法去买啊。我让小惠把碎了的水晶杯都捡起来，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好好的观察过她，虽然身材娇小，但是她的体型已经发育的很成熟了，我一看就知道是３６d的罩杯，而且一张流着类瓜子脸，水灵灵的大眼睛，让人我见犹怜啊！身体也比较结实和丰满，但是决不臃肿，可以说是比纤瘦稍丰满一点点吧。小惠穿着一件淑女屋的t桖，有一点褪色，她的工资是买不起这种衣服的，应该是老徐爱人给她的吧。那一瞬间，我觉得心里面有一阵奇怪的想法窜过，我也形容不出来，只觉得在那么一瞬间自己感觉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片刻之后又回复了正常。

我回到客厅的沙发，点燃了一只烟，坐在那里发呆。小惠很快把所有的碎片都收拾进了一个纸盒子，捧过来放在我面前，傻傻的边哭边问我：“陈……陈大哥，我该怎么办啊？这个应该很贵吧，我怎么赔得起啊？呜呜呜呜！”我有些走神了，等她第二遍叫我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安慰她道：“小惠，你先不要哭，这个事情的确很严重，我答应你跟你一起想办法，毕竟你也是为了给我倒茶才弄坏这三个杯子的。”

“弄坏了东西要赔，这些东西很贵吧，我可怎么才赔的起呢？就算我回家借钱来赔东西，然后拼命去打工换钱，也要等到几年以后了，到时候我就不能上大学了啊！呜呜呜呜呜”小惠短短续续的把自己心里所担忧的事情全都说出来了，这个时候，能够体谅他的人，在她看来就只有我了。

这个时候，天突然变得跟白昼一样，一道霹雳划破天空打在了不远处一栋高楼上面，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雷声。转眼间窗外下起了瓢泼大雨。响亮的炸雷，让坐在那里只能哭泣的小惠显得越发楚楚可怜，可是我这个时候确异样地没有任何怜悯或者是同情的感觉，我感到自己内心有一股邪恶的力量正在膨胀，同时在膨胀的，就是顶在短裤下面的那个家伙。

我把那个装着碎片的盒子拿起来，告诉小惠：“小惠，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水晶杯我来想办法，你这几天好好呆着，不要再犯错了。”说完我就安慰了她一下，拍了拍她的手膀，感觉了一下她细嫩的皮肤，然后就回自己家了。

到家之后，我给即将从欧洲考察回来的当旅行社总经理的朋友范丽打了个电话，她说她人正在巴黎，后天就去意大利，我把水晶杯用５０２粘了起来，然后用dc拍了个仔细，发给了她。她看见后说照片看不出来细节，刚好她的一个手下要从国内赶去意大利与她汇合，让我明天拿去她办公室交给那个人。像她这么精明的生意人，我估计如果碰到原厂的销售点，能够把价钱讲到３００美元以内。

这个事情在老徐一家回来之前办成的话，嘿嘿……睡到半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小惠的影子，幻想着用手去抓住她那对诱人的奶子的情形，弄得自己下面硬帮帮的。讨厌的炸雷又一直在周围落个不停，雨声哗啦啦的就像是在催促着我去做什么事情一样。我拨通了徐家的电话，响了两声，小惠就接了：“喂？请问找哪位？”，声音有点战抖，估计刚刚哭完不久。“小惠，是我！陈民。是这样的，今天我家里空调坏了，天气又这么闷热，能不能到你们那里借住一个晚上？”“这个啊，陈大哥，你下来吧，这样的小事没有问题的，我想叔叔阿姨他们也会答应的”哈哈，小妮子，肯定是一个人被雷声搞得有点害怕了，看样子很愿意我去嘛。想完，不自觉地隔着内裤揉了揉老二。这个时候是接近两点，我穿了个背心和平脚内裤就下去了。进去徐家，小惠看见我的穿着跟平时见到的大不一样，略微有点羞涩，毕竟是个黄花闺女嘛。

她转身的时候我闻到她头发上面飘来的香波的味道，不觉一下又兴奋起来，明显感觉平角裤被撑起来了，幸好背心比较长，挡住了。我跟小惠说杯子的问题我已经想到了办法，让她暂时不要心慌，她听完当然对我感激涕零，说什么以前以为城里人都很自私，没有想到还有我这样肯帮助像她这样农村来的人的事。我当然是一脸温和的谦虚了好半天，要是她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可能会立刻吓得来跑掉。

要征服一个人，就要找到他对于你来说存在的弱点。

我借口说太热了，问能不能在徐家洗澡，她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进了浴室，我打开莲蓬头的水，爽爽的洗了起来，忽然发现旁边的塑料筐里面有两件女人的内衣，看样子是脱下来准备洗的。我拿起来摸了摸，又闻了闻，似乎体温还没有完全散去，而且还有少女特有的那种汗味，我忍不住就理科打起飞机来，在一阵痒麻之后，我把浓浓的精液射在了小惠的内衣上面。

洗完澡，我走了出来，发现客厅的灯已经只剩一盏最暗的台灯，小惠已经进了她的房间。我踮着脚，走到她房间门口，隔着门倾听里面的声响，但是屋子外面巨大的雨声和雷声让我什么也听不见。不管了，要做大事者就不怕冒犯人。我轻轻转动了门把手，推开了门，靠着窗外楼下街灯透射进窗玻璃的些许亮光，我看见了小惠正躺在她的小床上面，是仰卧的。我走过去，终于听见了她轻轻的呼吸声，凭着我这么多年跟女人相处的经验，我知道这种睡眠状态是很沉的。

我把手轻轻的探进小惠的t恤，她根本没有反应，我已经摸到乳房隆起的边缘了，天啊，她没有穿内衣，爽了我了。

我慢慢的用手罩住了她的乳房，她的乳头还是凹陷状态，我慢慢的用食指和中指揉捏她们，不一会儿就变得凸起且结实了。看见小惠一脸纯真的睡相，我又忍不住去亲了一下她的双唇，并且用舌头舔了舔她的嘴唇。可能是由于感觉到湿润的缘故把，睡梦中的小惠居然伸出舌头把我用来湿润她双唇的津液舔了进去，还做了一个吞口水的动作。“嘿嘿，小妮子，你就吞吧，有得你偿的。”我被自己这种大胆且反常的举动震惊了，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过程，难道内心深处真的隐藏了一个魔鬼在作祟？但是我欲罢不能了，对不起，小惠，你注定要成为我的囊中之物。

我慢慢的把手拿出来，缓缓地摸进了小惠的内裤（哈哈，忘了说了，进门的时候发现小惠只穿了一条小内裤），摸到了少女平整的丘原，细密的毛从，进而用手指探到了她下面的肉唇。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和在哪学会的这种本领，慢慢地，小惠的下面开始湿润了，一个可爱的小肉球也从阴唇相连的地方凸起出来。

随着我十分缓慢而且又有节奏的手指运动，小惠的呼吸声开始变得有点沉重，两条大腿也慢慢地开始响应着节拍而夹紧放开，夹紧放开。

哈哈，爽爽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精神上亢奋到了极点，不过我还是只能忍。引诱或者弓虽女干，我肯定选择前者，因为这样才能得到征服的完整感。我慢慢的又走出了小惠的房间，合上门，然后在脚底摸了一点沐浴露，走过小惠的房间，假装一下脚底踩滑，摔到了地上。“哎哟！！！！！”我夸张的叫了出来。

接着，从门缝里面看见里面的灯打开了，小惠醒了，赶紧问我：“陈大哥，是你吗？你怎么了？”

“我洗了澡出来，摔了一跤，可能是脚上的肥皂吧……唉哟哟哟哟！！”我坏笑着在呻吟着。小惠咚咚咚地冲了出来，看见我痛苦地倒在地上，在她心里，这个真是一个倒了天大霉的夜晚。小惠赶紧来扶我，一边问道：“陈大哥，你还行吗？”“我还行……哎哟！”说完借势将整个身体压在了小惠的肩膀上，可怜的女孩子，被男人这样压着，一点都不知道对方心里盘算的事情，还一个劲的说安慰关心我的话。

我说：“可能我的腰扭伤了，不能坐沙发了，能不能扶我到老徐他们的卧室去？”小惠这个时候只能听我的，还不断提醒我注意脚下，不要再踩滑了。这个时候，小惠的脸忽然刷的一下红了，她发现自己由于慌里慌张开门出来看，竟然还只穿着一条小内裤，上面还有几块镂空的花纹。我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她也不好意思就在这个时候把我丢开去穿裤子，只好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现一样一步一步地把我“扛”到了老徐的床上。小惠看我趴在了床上，马上就想要走开，准备回屋去穿上外裤。我怎么能错过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赶紧一声惨叫：

“啊！”

小惠吓了一跳，停止了转身的步伐，连忙问：“陈大哥，你怎么了？”“小惠，我……我的腰扭伤的厉害，痛的很，可能肌肉断裂了”我在那里胡诌着吓唬她。小惠一听，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倒是我来安慰她，：“小惠，不要怕，我可能只是拉伤，你能不能帮我按摩一下？”

“您说吧，让我帮您按摩哪？”小妮子一点都不怀疑我的话。接下来，我让小惠坐到我的身上来，具体位置嘛就是罗！然后让她用手帮我按摩腰部到肩部脊椎两侧的肌肉。在我悉心的“教导”下，小惠就这么坐在我身上上下推拿起来，我竟然爽的来迷糊了，感觉她就是一个技术丰富的推油女。过不了多久，小惠已经弄的来气喘吁吁，慢慢的，我感觉到了那里有点湿润，原来是这么紧密的靠在一起的摩擦，竟然让她那里分泌了很多液体。当然，她现在浑身冒着热汗，是注意不到这个的。又一次，我下面变得坚硬如铁。

我告诉小惠，让她坐在我那里，是为了让受伤的肌肉保持在最佳的位置，好让血液重新回流（骗人啊，自己都觉得很可疑！），小惠自然紧紧地坐在我的上面，不敢乱移动。片刻之后，小惠已经累得来没有力气了，说话也上气不接下气：“陈大哥，你好……好点了没有，我……我能不能休息一下？”“当然可以了，小惠你怎么不早说啊，我不知道你这么累了，谢谢你！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可以趴在我背上休息。”天真的小保姆又一次上了我的道，她喘着气，就趴在了我的背上。我感觉到少女起伏的胸部不停的挤压着我的背，两个人都早已汗流夹背了。我伸出了双手，背对着她扶在了她的臀部两侧，她的身体震了一下，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抗拒。我说道：“小惠，今天麻烦你了，你现在压着我受伤肌肉的根部，千万不要脱开，不然血液不能回流，刚才按摩的作用就浪费一大半了。”

令我以外的，小惠“嗯！”了一声，竟然也把自己的双手压在了我的双手上面，敢情她是完全相信我了。就这样我们又保持同样的姿势十多分钟，小惠继续开始给我按摩。，请你再帮我一个忙，好不好？“”陈大哥，您不要这么客气，您说吧，要我做什么？“”现在这样按摩是有一些作用，但是还不够，我以前认识一个按摩师，他治疗运动伤害的病人的时候，都是把他们浸在温水里面，那样按摩起来效果要好几倍。“”那我们要怎样做才好呢？“小惠善良地一脸焦急的问我。

卧室里的浴？”那我们要怎样做才好呢？“小惠善良地一脸焦急的问我。”卧室里的浴缸，在里面接满热水，你帮我在那里面按摩吧！“看似征询的口气，其实现在这小妮子已经什么都听我的了，一点察觉不到我设计的圈套。

徐家卧室的浴缸很大，可以并排躺两个人，一看就是为他们夫妇俩鸳鸯浴准备的。小惠忙着给浴缸放水，扶我走进去，一点都没有想起自己下面还是只有一条内裤。小惠又座在了我的上面，跟刚才不同的是，我们周围浸满了暖洋洋的洗澡水。

我趴在浴缸里面，憋住了呼吸几十秒，把自己的脸涨得通红，然后装得很不好意思的说道：”小惠，你能不能把我的裤子脱了，因为我需要你按摩再下面一些的肌肉。“我背对着她，看不见她的表情，片刻的沉默之后，小惠轻轻的”嗯！“了一声，轻的来我都差点听不见。接着，我就感觉到自己的平角内裤被缓缓褪去，我这个时候真想理科翻转过来把小惠压在身子下面，使劲地进入她的身体，倾听她的呻吟。

小惠坐在我裸露的上面，内裤浸在水中，帮我不停的按摩背部。接下来，我该想办法让她褪去自己的内裤了。

”小惠，你的裤子磨得我好痛啊！“小惠的内裤是蕾斯花边的，我说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想象她现在脸已经红成了什么样子，可惜我还看不到。不知道是我答应帮助她解决水晶杯的事情的诱使，还是对我的受伤后的关切，或者是感觉到我是个正人君子，小惠站了起来，我听到了声响，她把内裤脱了，坐在了我的上面。

ohmygod！！！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兴奋和坚硬过，被压在身下的兄弟都痛的来要叫出来了。我只能安慰他不要太着急了。

就这样，小惠下身赤裸地坐在我身上，帮我按摩背部。终于她又累的来没有力气了，我让她躺在了浴缸里我身边的位置，她也没有去穿她的那条内裤，可能是以为等会儿我还会要求她按摩吧。

我装着很吃力的翻过身来，小惠好心地叮嘱我：”陈大哥，小心点，不要再扭到了肌肉。“她一边还用双手扶着我的肩膀。终于，我也成了躺着的姿势，我看见了小惠涨的通红的小脸别向另外一边，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我的老二像一根擎天柱一样直立着，一半还在水下面，我看见小惠用双手遮住了自己的私处。

老二呀，都快要射了小惠的t恤已经全部打湿了，变得非常透明，乳房，乳晕，乳头都历历在目。

我伸手隔着衣服去抚摸她的乳房，她用手臂不断的挡开，显得很震惊：”陈大哥，你这是干什么？“我再也不能克制了，我用力将她的衣服向上捞起来，镇压着她无力的反抗，等把她的上衣脱掉以后，她整个人就赤裸着和我躺在同一个浴缸里面了。小惠不停的抗拒着，开始大声的呼救，在这样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谁能听到来自房屋深处浴室的少女呼救声呢？

我疯狂的亲吻着她的嘴，咬着她的乳头，把她压在了身下，一只手钻进了她的大腿根部，手指狂暴地揉捏着那里嫩嫩的处女之地。渐渐地她的身体不再有力，手也软了下来，可能是刚才那么久帮我按摩已经耗尽了她的力气。惨烈的呼救变成了哽咽的哭声。我在她耳边轻声细语：”小惠，如果你听我的话，我就让你能够上大学，知道吗？“听了这个话，小惠哭了一会儿，然后又沉默几秒，回答：

”陈大哥，只要你能帮我解决酒杯的事情，我就听你的话。“”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以后，任何我的话，你都必须听从，知道吗？我的要求，你都必须做到！“我开始发狠了，自己都有点受不了这种bt的转变。

”小惠听你的，陈大哥！小惠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求大哥能够让我上到大学。“小惠说这个话的时候眼泪不住的往下流，虽然她知道她肯定会失身于我，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她不知道，我要的不只是上她。

这一夜，我在徐家的阳台上，把小惠粗暴地按在地上，奸淫了。虽然她后来有感觉到快感，有配合我的节奏，但是她的眼泪在雨中仍然是那么明显，我知道，这才是我想要的。随后我让小惠穿上了衣服，把她绑在了徐家的多功能健身器上面，回家拿来了去西藏时藏民送的皮鞭，使劲的抽打她的背，拽她的头发，打她的耳光，逼她帮我口交，吞我的精液。天亮的时候，我才停歇，小惠的眼圈已经哭得又黑又肿，背上全是我用鞭子抽出来的血印，一张可爱的脸也被我扇得通红。

她的意志已经完全被我摧毁了，就一个晚上，我变成了一个道德沦丧的施虐狂，小惠也从一个质朴纯真的胸怀读上大学志向的农村来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任我践踏折磨的性奴。这对于我和她来说都是一场悲剧。

【完结】

14796字节